

震川先生集

三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銘 頌 贊

爲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爲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吏部尙書余公熈盧克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子僉事且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誠足以爲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爲非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況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謂其與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爲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沒嘗自爲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已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舍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爲御史劾當改調幸

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衆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少譽之過情祇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磨石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爲善最樂每變其言學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爲善實吾之所遵也予讀其辭真質可愛信乎其爲有德君子耶先生沒後十有四年子秉端卽其室扁之曰爲善居觀其所以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玉山之闔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汨其夔倫爲憂魍魎白日見形自彼小人駭惑遂巡流俗奔化俱爲風塵于車上舞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爲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於文先王爲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綉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絰素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惻惻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

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爲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揭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維古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洎濫靡制遂遼太僕克茂厥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玠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鎔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遞降爲將軍中尉世饗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爲親睦永樂間王獵于鈞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

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十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樺益修學知名當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駟駟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主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成實同母脈膺之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觀兆祥集祉施于鎮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行昭我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

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名富舊刻誤作紅陽侯紅陽侯乃王立王氏五侯之一也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冊冊宋康王爲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爲中國矣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帝號爲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筭里觀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陞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哀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聞然每至深夜鼓鼙聲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

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閤地藏神區鬼奧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者今蓬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等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官余居于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之心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

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
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皆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
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
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
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
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某別自號清泉子
蓋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予攷袁郡圖經有大袁山
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
又別有袁嶺以爲袁閭嘗所隱處閭汝南公族無繇
至此史稱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
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
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
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領演
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岡岡之南爲石鏡雲
峰峰之東爲南峰南峰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
馬領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
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爲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

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

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
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爲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
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
是几銘曰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冊而在自同亡羊
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黃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庫
者尺餘幕東坡先生之高致携歸買盆貯水
供之而爲銘

其二

聞昔大士坐此巖籠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
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願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
貯盆中爲几案之供其二猶倒臥壁間皆勒
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携其四以歸蓋嘗
時至清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鎮之雖
米南宮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
高風云

中央古帝久已死日鑿一竅不肯已儵今忽今尚嫪
嫪吾學老龍惟隱几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濺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
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
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爲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
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
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
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
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
省與內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各
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卽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
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
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
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
警公攷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
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
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
者也蝦蟇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天子南顧之憂
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
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上因松
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迺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
卽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
遂作頌曰

明明 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
年帝命不改蠢爾島嶼窮山阻饒來求衣食生此罪
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
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
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冥海波
濤風雲埃戢矍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番鬼敢作奇
孩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爲天子宰公之

勲庸銘于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爲患朝廷并敕以閩外之事委任滋隆焉倭國前世爲寇絕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 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畧謂海外九點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號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膺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冥氛

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爲命也巡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海瀕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翁壽黃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於皇 宣祖纘運休明罔是元元肇簡拊循于時文襄卓爲名卿前有忠靖玄圭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新惟申與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孺世樂耕耘壘 忱惚陵水來侵 天子曰俞咨我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內生吏蠹民偷狎于太寧其撫吾人毋訖於兵公拜稽首 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迢東海依公爲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贊

魁枕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

學學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 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家子敬大父爲廣東叅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叅議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口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公像示予請代爲之贊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弘玄先生自序贊

贊曰弘玄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夷陵今世爲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爲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爲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爲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

米久逋王使人纂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

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奈何取以爲己奉卽 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旁立稱停裏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晉人以避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不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相牽携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生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詬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籍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以爲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羣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嘗見先生所見實烏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且日民列狀請建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簾樓中

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尙燒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嶂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陞議欲遷州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溝縱橫而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渠記皆先生自爲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卽如陵上不以朝暮聞礮聲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鴻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爲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鑑金置苞茗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獎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

河亦有風濤之厄先生爲作黃陵行祠按黃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黃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黃陵廟旁有黃牛祠耳蓋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赴僦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昇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王氏書贊 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書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冰淨此爲吾妻書也又流涕誦楊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葩兮援余手之鵲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書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爲作此書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爲真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楊子雲虞伯施語未能書也涕泣而爲作贊曰

哀窮窶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

景帝珠不可曉疑有誤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祭文 哀詠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爲文以壽公子序公爲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畧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爲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螻屈於南宮之試子亦瓠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益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民載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奔走江湖啓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釅政既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威稜日著帝用簡在命端臺敘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綱旌旗一麾首駢頸繫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白公之歿垂四十載士習遜懷孰知

敵愾海島小夷敢騎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鼎鼎惟公孝友宗黨所稱况復才傑起墓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謀年踰弱冠飛翔南都大音不諧連城屢朝七上春官每進跼蹐鄉里輕儇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冠絕羣儒向之嗤者自愧齷齪吾崑名邑世產瑾瑜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儻曹廓然天儻天胡中道頓蹶駟騅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旦異夕殊惟我吳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枻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畫錦忽聞惕呼捐金散帑以卹荷戈厲志循城卒全其邪眾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丘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婁有內在組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

祭朱恭靖公文

錢宗伯不遜今仍存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六策歸軒唯崑爲縣僻在海壖三選大魁公出其間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爲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不競於榮卒以資敘乃躋六卿旣長天官居於洛京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承黃丘園令譽日隆海內企望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云胡不憇遽爾告終帝用震悼贈卹寔崇人臣之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恫莫此涓酒以告殯官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適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方當計吏之偕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紼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歿又僭踰獲揆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答公亦無媿矣敬陳洞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

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箴其微窄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誦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蓋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魯與商也之不及唯先生之孝友溫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出於戶闕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慚色中耿耿欲有所爲外靖恭而蕭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益二十餘人並哀然以北旣無後茅素征之期而有北風携手同行之戚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益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呾睹旨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冒冒人生富貴如花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益莫不然所爭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未茸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子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硃彼市道交朝醜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是專是礪是藁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父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淒其旅泊蕭然子爲父泣父爲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有恃君胡溘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爲子者誰不痛焉

祭唐虔伯文 代

嗚呼黃鵠摩天一舉千里嘲與鸞鳩榆枋而已孰云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叟凌空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語則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後學退讓遠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干木之廬過者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頓彭城嗚呼哀哉凡我同門夙承與旨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旌來止其誰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于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選父文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

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宜受多祉胡以彌留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慕蕪萬畝惟民之憂言于太史欲去其墜民方恃賴罹茲家尤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錄移其計日炫服事昧窳吏仍踵罔以爲羞至則見星蹈禮莫偷其仁其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倚鄉校不佞儒者之道所闡必幽敬述民謠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既瑋七綰亦墜昆明不閉鄒魯同致清河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爲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遑將父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哀哉昔也越萬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鑒茲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祿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時

輾輾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衍衍飲食珪璋有渥於呼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泔然府君於子欵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肯連蹇困頓自辛丑以來四殿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喙笑公慰藉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倨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間一月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如剡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

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恒以至於今不勝哀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 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 皇統壹 聖真考禮肆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雍在 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 兩宮從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苑臚臚庇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曩有奏討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 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

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錄昌也三十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故構此痛冤萱堂既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沉淪遂以窳窳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崢嶸霜天千里玄沍慘慘令母携持子婦帷幃相屬往卽長路吁嗟造物爲幻羣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閑於安平無事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值兇徒之叅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呌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髻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沉沉昏夜炯炯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子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子家子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今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今又何乖於民彛斯前世之所傳今在人子固有之至于今而創見今婦爲夫而自刳夫與父其一道乎夫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今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枯槁而面顰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此離子昔嘗歷此變兮悅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兮悼往昔而傷咨況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淋離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蠱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遽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携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計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轉車將次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既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先姑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于葢晚而事

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人所以勤閤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遽罹屯疾屬公夫人之歸輦將駕猶扶持至家迫疾轉亟一日九死乃始昇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死於中塗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爲恨今歲吾舅始爲公夫人啓櫬卽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條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返於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莽已茁樵夫晝歌猿吠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爲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

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恣爲姦宄父子持權潰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先皇神武雄決蓋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緊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撲其方熾誠歎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齒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醺冠纓必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歲薄都城犬羊虺呼噬嚙生氓廟議失策以冀緩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鳴劍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鋸骨曾不畏樂間關萬里謬謬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先皇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歎忽未及褒美天子明聖思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謚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

正千古若一方公佗僚遠集何日觀彼蹀躞嘿嘿自叱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黨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皇家猶有英靈摛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遙見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虺蜥之援民既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爲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齒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爲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

滴相廟相刃以至於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維此雒城卓爲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爲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早殃有光自惟帥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爲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閑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霽霽萬民懽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

休尚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爲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鑑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爲民乞哀於神神卽賜之甘霖四野沾漑綠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爲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爲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願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一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卽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令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于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爲今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